

父权制下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性命运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黄玲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大部分女性的形象都是负面的,她们自私、冷漠、空虚、金钱至上,缺乏独立性,依附于男人而生活;其中三位主要的女性的结局和命运都极具悲剧性。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这些非道德的女性形象和她们的悲剧生活与当时所处的父权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实际上,菲茨杰拉德的父权主义思想体现在作品中的每一处。

关键词:女性主义 父权社会 女性形象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在文学批评界享有“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二十年代的编年史家”的声誉。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于1925年,一经问世,广受好评与关注,由此也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爵士时代”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的这一重要地位。该作品真实地展现了美国“爵士时代”,即从一战到经济大萧条时期,所谓的纸醉金迷、道德堕落和享乐至上的社会生活。这一代表作的出版让他一夜成名,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诗人、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说:“在我看来,这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1]。甚至连为人苛刻的海明威也赞誉该书,评价道“这绝对是一流的作品”。该书写于一战后的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社会上呈现一派轻松欢快的气氛。在此背景下,年轻一代抛弃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信奉享乐主义、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每天沉湎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和新奇的爵士乐之中。这个时代被菲茨杰拉德称为“爵士乐时代”。在此期间,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父权文化在社会上仍占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女权主义已经萌芽,“现代女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在1920年妇女终于获得了投票权。她们开始摆脱一些传统和世俗的束缚,发型愈来愈时尚,开始穿短裙子,甚至是在深夜去酒吧或者其他喧嚣热闹的公共场合享受生活。然而,此种“新女性”的出现对于男性主权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父权主义者相信女性的此种改变会造成家庭的毁灭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出身于美国传统家庭的菲茨杰拉德深受男权社会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和作品深深地打上了父权社会的烙印,对女性的偏见、歧视甚至厌恶在他的作品中皆有迹可循。《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些自私、冷漠、金钱至上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与菲茨杰拉德的父权思想及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她们的悲剧性命运实则表现了男权当道的社会对一战后新女性是反感和恐惧的,并试图用传统的男权思想压制这种女性主义的萌芽。

二. 父权社会下的三位女性形象

男权思想从美国建立之初便在社会上盛行了,对美国国民的思想有长期且根深蒂固的影

响。《圣经》中创世纪篇便有记载，上帝首先是创造了一个男人亚当，而后怕亚当寂寞便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所以，在西方传统的思想中，男性是主导，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罢了。女性对自身的命运没有掌控权，只能依附于男人而活，男性在家庭和生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爵士时代虽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但当时美国社会主要的思想依旧是男权至上。所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尽管阶级地位不同，但有其共同的特征和命运，因为她们都是父系社会下女性形象的一个个缩影。

首先，从女主人公黛西来看，她本就出身于上流社会，尊贵富有，与年轻的军官盖茨比相恋，但依旧选择嫁给了粗俗但及其富有的汤姆·布坎南。后来与盖茨比旧情复燃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纯金打造的梳妆台、豪华的别墅、名贵的衬衫等等物质上的刺激有关。最后与其丈夫合谋将车祸责任嫁祸给了盖茨比，直接导致了盖茨比的死亡，且在盖茨比死后没有来看过一眼等种种行径让人们忍不住想怒斥她的冷酷与无情。黛西无疑被菲茨杰拉德塑造成了一个金钱至上、缺乏独立性的女性形象，她在家庭里没有地位，做事没有主见，凡事只能依靠丈夫。汤姆有了外遇，她也为了面子竭力替他掩饰。表面上看来，她说要离开汤姆跟着盖茨比走，实际上她是在发泄对汤姆不忠的怨恨，是为了气汤姆。对于她来说，有钱有地位的汤姆与钱来历不明的盖茨比相比，永远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她舍不得离开汤姆，缺乏真正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意识，甘愿在金钱打造的避风港里处于从属地位，继续她空壳般的婚姻生活。^[2]这是父权社会下典型的女性形象。另外两个女性角色与黛西有所不同，明显带有“新女性”的特点。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是未婚女性乔丹·贝克尔，她是位业余高尔夫球手，极具个性。小说中对于她这样描述到道：“她身材苗条，乳房小巧，身材挺得笔直，像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一样昂首挺胸，愈发突出了她挺拔的身材。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起来的眼睛回看了我一下，苍白、迷人而不满的脸上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好奇心十足。”^{[3][13]}从此描述可知，乔丹与黛西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带有些微男性特征。然而随着尼克与其相处，也会发现高傲冷漠的乔丹实际上也是谎话连篇，对于性放纵马虎，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放弃道德准则的人。“她不像黛西一样出身于上流社会，但又不甘心落于人后，为了能跻身上层社会，她挖空心思，用尽一切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她对自己和别人有着不同的要求。她理所当然认为别人都应该做事情小心谨慎好来满足她自己的放纵和马虎。”^[4]此外，小说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那就是马特尔·威尔逊太太。她自己本身来自社会底层，也没有姣好的容貌，却十分看不起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却为了有高贵身份和巨额财富的汤姆抛弃了自己勤劳的丈夫，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成为人不齿的情妇。菲茨杰拉德塑造这样三位女性人物形象旨在揭示属于那个时代共同的特质：“20世纪20年代这个‘喧嚣的’(roaring)，物质至上的爵士时代最终也只可能造就出这样一群没头脑、没廉耻、赤裸裸地追求财富、追求享乐、依附权贵的女人。她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折射出了‘爵士时代’的女性心理结构及伦理规范。”^[5]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均以负面形象出现，作者在描述她们时运用到的都是些让人不太愉悦的负面语句，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其笔下这些女性的态度，那便是赤裸裸的反感和批判。

三. 三位女性的悲惨命运及其根源探究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这三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职业、婚姻地位、外貌和性格上也各有差异，但读到小说末尾，我们会发现她们三人均有不同程度上的悲惨结局。黛西没有选择和盖茨比离开，而是汤姆继续维持着那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在她以后的漫漫人生中，可能还会有无数个哀伤不幸的时刻，汤姆身边还会出现许多个“马特尔”，这些

她都得一一默默承受者，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女性难以逃脱的命运。而乔丹呢，她自私自利，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具虚荣心，在感情上也不甚严肃认真，在和未婚夫订婚之后仍然没有安守本分，依旧周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最终被其未婚夫所弃，自食恶果，展望她的未来，我们可以想到她这种浪荡放纵的行径也会让她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命运最悲惨的当属马特尔—威尔逊太太，她企图跨越自己的阶级地位，绞尽脑汁想跻身上流社会，不惜作人情妇，每天自欺欺人地扮演着“贵妇人”的角色，到头来却全是一场空，还惨死在黛西的车轮之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这三个女性均以冷漠、拜金、自私的负面形象出现，最后也均以悲剧收尾。究其根源，男权主义和厌女症应当备受关注。

父权社会下，对于女性，传统的角色定位是家庭的守护者和男性的服从者。“十九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认为女性是传统价值观旗手，温柔的‘家庭天使’被认为是维持社会道德结构的必要因素。”^[6]然而，这个传统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开始受到受到了冲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大众传媒和快速发展的经济的全方位影响，出现了各种新气象，为‘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和自由。“在扔掉了维多利亚时期谨言慎行的桎梏之后，新女性是这一时期新文化的产物，她属于被广告和娱乐而不是宗教和克制抚养起来的第一代美国人。她们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将追求快乐作为自身的崇高目标。”^{[7]p68}她们懂得享受生活，不再固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坚持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女性的出现让那些男权至上的忠实捍卫者大为恼火和反感，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型女性的出现无异于社会毒瘤，会造成道德败坏和社会动荡。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女性的描述开始有失偏颇，夹杂了作者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菲茨杰拉德便是深受父权主义影响的作者之一，因此《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实则到处打上了男权思想的烙印。菲茨杰拉德对其笔下一系列负面女性角色的塑造表现的是他，或者说那些男权思想卫道士，对新型女性的反感与恐惧，而这三位女性的悲惨结局实际上是作者对于她们违背父权社会的某些规则而设下的惩罚。尽管说这三个女性都需要依附男性而生存，但实际上她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新型女性的一些特征，从而成为父权社会的对立物，成为了作者的攻击目标。首先，她们都热衷于时尚，注重穿着打扮，会在喧嚣热闹的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喝酒吸烟甚至是伴着爵士乐放肆跳舞。尤其是乔丹，她有着自己的职业，而且还是男性主导的高尔夫运动，这说明女性开始在职场上同男性竞争，虽说竞争的结果难料，但对于传统的父权社会依旧是个不小的冲击了。另外，这三个人中在婚姻和性方面都触犯了父权社会的禁忌。乔丹对待性随意放纵，十分享受婚前性行为，“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身体的要求。”^{[3]p38}而黛西在结婚后依旧与盖茨比纠缠不清，没有能够做到对丈夫汤姆绝对的忠诚与服从；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性角色—马特尔，对于父权社会的挑战和触犯更是明显。公开辱骂鄙视和自己同阶层的丈夫，贪图汤姆的地位与财富沦落为他的情妇，这让其丈夫作为男性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与践踏，之后她被丈夫禁足，关在楼上，实际上体现的是男权对女性的不服从的压制与惩罚。除此之外，她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妄想跨越阶级的鸿沟，丝毫没有意识到汤姆只是把自己当做一时的消遣与玩物，在汤姆面前直呼黛西的名字，结果被汤姆一巴掌打破了鼻子，血流不止。马特尔身上有一种极其张扬的欲望与活力，这是父权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由此她受到的惩罚也是三人中最重的。对她死亡场景的描绘也与她的活力相对应：“他们撕开她污血浸湿的衬衫，见她左边的乳房像只松松垮垮的口袋一样耷拉着。……她的嘴大张着，两个嘴角裂开一点，仿佛想把储存了这么久的旺盛活力放出来，却噎住了。”^[6]惨死在黛西车轮

下的马特尔张大的嘴实际上是对父权制无声的控诉。可以说，在父权制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社会，女性注定无法拥有掌控自身命运的权利和自由，她们三人的悲剧性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其实，男权思想在这本小说中随处可见。比如说小说中的汤姆实际上自己也风流成性，屡屡出轨，在外面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情妇，让黛西无比痛苦却又无可奈何，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觉得仅仅是“找个乐子”，毕竟对于他来说那些情妇只是玩物只是一时的消遣，只要自己没有抛弃黛西，维系着他们的婚姻，对她便是极大的恩赐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他知道黛西与盖茨比的纠葛后却勃然大怒，竟然对黛西有了一番番义正言辞的指责，这个时候他俨然成为了一个道貌岸然的父权卫道士。他大叫：“哈，如今人们开始不顾家庭生活和家庭结构，再往后，人们要把一切都抛在脑后，黑人白人都要异族通婚了。”^{[3]P100}对于出轨他所持的双重标准明显地表现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此外，在情节设置上，故事主要围绕盖茨比、汤姆、威尔逊三个男性展开。作者着重展示了三位女性的不良品质，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让读者对黛西、乔丹、马特尔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而叙事者尼克作为男性，深受父权思想的影响，本能地会维护男性的主宰权，站在他的视角所看到的一切本就带上了他的主观色彩，是有失偏颇的。

四. 结语

时代背景对于作家的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菲茨杰拉德在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候，父权主义当道，他也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作品中深深地打上了父权主义的烙印。其书中的女性具有父权制所不能容忍的一些特点，所以均以负面形象出现，与传统意义上的善良、重情、温柔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她们被描绘成冷漠无情、轻浮放荡、拜金虚伪的“妖女”，作为与男权思想的对立物，她们在小说中受到了严厉的抨击，并且作为惩罚，她们的命运有着不同程度上的悲惨。这实则是某些作家具有“厌女症”的表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在文学作品中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以此来维护父权制的权威。实际上这些女性只是那个男权至上的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因为带上了新型女性的某些特点而成为父权制维护者反感批判的对象，她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此种文学倾向实际上从侧面表明新型女性虽然力量薄弱，但也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了，女性不再永远是男性的附庸。父权制依旧强大，但一种新的女性力量开始萌芽。

参考文献

- [1] 埃默里·埃利奥特.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M].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8.
- [2] 王飞鸿. 女性主体性意识的边缘化——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J]. 文本研究/电影文学, 2009.
- [3] 弗朗西斯·斯·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 [M]. 林慧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单俊.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性形象的妖魔化 [J]. 语文学刊, 2016.
- [5] 张晓花. 悲剧的女性群像——从女性主义视角看《了不起的盖茨比》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8.
- [6] 王小菲. 父权制的审判——《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摩登女”的文化与女性主义解读. 时代文学 [J], 2010.
- [7] 乔舒亚·蔡茨. 摩登女 [M]. 张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Female Images and Their Tragic Destiny in Patriarchal Society -- A Study of *The Great Gats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Huang L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 Sha/Hu 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The Great Gatsby* is a novelette created by American writer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Its story is set in New York city and Long Island of the 1920s. In this work, most female images are negative. These women are selfish, indifferent, empty, money-oriented and dependent, completely relying on men for a living. Three main female characters have a tragic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se unmoral female images and their tragic lif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ey live in at that time, of which all of them are the poor victims. Actually, patriarchal ideology permeates Fitzgerald's works.

Keywords: Feminism, Patriarchal Society, Female Images, F.S. Fitzgerald